

中國畫品評

(現代卷)

徐文景
徐千懿



徐文景
徐千懿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國畫品評

北
碕
題



(現代卷)

徐文景
徐千懿 著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画品评. 现代卷 / 徐文景 徐千懿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01-013539-7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画—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8791 号

中国 画 品 评

ZHONGGUOHUA PINPING

（现代卷）

徐文景 徐千懿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插页：4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539-7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关于中国画品评的话题，其实是个前沿性的问题，当然，也是热点问题，尤其是在号称后现代的今天，谈论起来多少有些棘手，并极易引发一些争议。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画是十分个性化、风格化的艺术创造，它的欣赏、评析、传播当然也是与其受众的个性与风格爱好有关。画圣大师，吴门画派与金陵八大家、达·芬奇与拉斐尔、毕加索与马蒂斯，哪个第一、哪个次之很难有公认定论。排名次，设大奖虽然是非常困难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寂寞的艺术与其主体即艺术家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却相当愿意得到社会的扶持、认可甚至炒作。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掌握着相当社会资源的人士，通过一些活动来推动艺术事业，向受众推荐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从而达到支持艺术事业的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也是一种义举。不过，对于习惯肢解中国画“器官”的学者来讲，这个问题太笼统，以至于哑然失笑；对于热衷以小圈子划分地盘的艺术团伙，这个问题太宽泛了，以至于懒得在这些问题上耗费时间。

说实在的，对于中国画的品评问题，我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前人所喻：著败絮行荆棘中，可谓寸步难行，

必须兢兢业业。确实，这样的问题毕竟不太容易被说清楚，何况又是那么的庞大、复杂、宽泛、敏感和烦琐。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话题，不应该是我这样的后生来完成，因为一流的艺术研究机构和顶级的高等艺术学府，有着那么多的大家、学者和名流。可以这样说，他们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但我之所以还是要这样执着、率性，并直来直去，原因有三：第一，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且锐气尚存；第二，往往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者无畏；第三，这样的事总得要有人来说，也是一种担当，与其含含糊糊老是回避，倒不如一下子给说开来。痛并快乐着，往往也是一种境界，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哪怕这种品评的方式和方法尚属雏形，或者说还不一定成熟，但终究还是要比不碰它好。“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当然，一切文化的问题，本来就有一种大同的东西，这是普世价值的一种终极根据；相反，每一文化又都存在着一种小异，所以，文化的多元是必然的，也是一种归趋，其中有一定的疑义也是正常，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来进行调适。

本书前后花三年多的时间（实际上更多），从一个专业画家的角度，以一个个具体被分析者的作品为落脚点，并进行多方比较和反复推敲，多层面分析、全面而宏观地评价，客观而公正地论述。除此之外，我们还力争不带任何偏颇和成见，做到该说的不含糊其辞，不该说的尽量不去浪费笔墨。所以，在叙述中，既有评的一面，也有品的一面，更有史的一面（“出文入史”），并力求能够真正说明和弄清一些中国画的基本问题。当然，我们的工作，如果能在现代中国画的品评上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或者说迈出那么小半步，那就知足了，并没有过多的企求。尽管如此，我们在品评论述有些画家时，尤其是涉及其作品

时，虽然还是很直率，并切入到内层（某些痛处），甚至也可以叫“对胸捣拳”。但我们觉得，这样是值得的，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相反，倒可能是一种本来的学术态度。在各行各业有些不正常（泛滥）的今天，这些方面如果还不能有一个相对的空间，没有一方净土，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也不一定因为我们的品评，使本来真正具有价值的大家及其作品有所减损；相反，通过我们的品评，反倒有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但如果他们确实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即便在我这儿不把它品评出来，将来还是会有别人把它品出来的，说不定到时候比我说得还要彻底、还要具有摧毁性。

不过话虽这么说，也免不了还是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反响的。现在反正拙作出来了，不管它功过是非，既成事实，自然只能“笑谈中”了，哪怕骂声一片，也不是件坏事。其实只要我们这个工作，其中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是处，即便微不足道，我们也会欣喜若狂的，毕竟自己付出了劳动，毕竟还花了些心血，也算是另类回报吧。如果大家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尽管提出来，我愿意接受一切不同形式的批评和指责，无论有多么尖锐，都愿意面对。因为批评的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进步，更何况接受批评也是一种境界，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文章”能有多大的“可读性”和学术性，或者说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则是另一范畴了，这里毋须赘言。王伯敏先生说得好：“在学术上，我们不怕争议，不怕思想复杂，怕的是糊糊涂涂，提不出自己的新见解。”还可以进一步说，在学术上，争议容易，思想复杂也容易，对一种思想和见解提出疑义也容易，甚至可以头头是道、指手画脚，但真正要他们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来，就远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们知道，19 世纪末至当代，中国画在品评标准上的缺失，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憾事。这是比较成问题的。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理论与实践还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状态。20 世纪这种情况则更典型。也就是说，理论工作者不善于实践（画），实践者的不善理论，即纯粹意义上的理论家与画家。这其实是一种畸形，极不正常。传统做学问讲究一个“通”字，即“通人之学”，通与不通，是专家与学者的分水岭。自划畛域，不能打通不同学术领域，不能融各种学问于一体，是做学问之大忌。大家都清楚，中国绘画史上，名垂青史的理论家与画家，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历史上许多艺术家，他们既是大理论家，同时又是出色的画家，如顾恺之、谢赫、荆浩、郭熙、苏轼、董其昌、石涛等。其他领域其实也是这种情形，仅仅是学科不同、门类各异罢了。而目前我们的各个领域其实是有“专家”而没有“学者”。那些所谓的“学者”，即便是名副其实者，充其量也仅仅是个“专家”而已，绝对不是学者。

纯粹的（职业）理论家，从事史与论或许可以，欣赏与评论也可能不错，品评也许还能得天独厚，但往往过于史论化，过于文字化，甚至是一种技巧化的文字游戏和概念的卖弄。他们容易把眼光完全局限在纯理论领域之内，而不容易密切观察其他领域，特别是没有实践的能力而趋于空泛、不具体；容易空中楼阁，不容易着陆“实地考察”。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画家，没有身临其境的那种切身感受。尽管有些理论家、史论家、批评家也偶尔动动笔、弄弄墨，但他们的举措犹如上级领导视察一般，终究还是没有切入绘画的深层层面，说出来的话不免概念不到位，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有时甚至看他一篇文章就够了，一辈

子的东西都是一个模式——“玩空手道”。

纯粹的（职业）画家，倒可能有一些独到的体验，有些想法说不定也与众不同，读他们的作品，可能也会有一些独特的感受和见解。但是，画家毕竟是画家，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综合学养，即他们有想法、有见解也说不出来，或说出来也比较零碎、不具体、不系统，没有到相应的层面，有时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让人云里雾里的，反而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常常不是“天公不作美”，就是“人丁不兴旺”。另外，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理论家”们的喇叭式嘴皮，但又无力敌之。所以，德拉克罗瓦说得好：“自古以来所发表的美术评论，几乎总是有着无法避免的缺点：这些文章，一方面使不了解艺术的人感到没趣，因为他们总是充满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术语，使人摸不着头脑，使人厌倦；另一方面，它们引起艺术家的憎恨，因为它们不仅不能有助于艺术的进步，而且把最简单的问题，搞得乱七八糟（复杂化了），把不论什么思想，都要加以歪曲；但是，搞艺术的人不认为理论捏造者，有权利在他们的领域里与他们斗争。”^①

职业理论家和职业画家如同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所说的“一般士大夫”和“渔工水师”（即打鱼的人和船夫）。“石钟山”的得名是“一般士大夫”的酆道元和李渤在潭上转了一转，仅凭叩石发声便认为得到了“石钟”的现实，其实他们并没有到潭下去细看。所以，只能是个错误的结论。苏轼通过游石钟山后总结出：“一般士大夫”不愿意或者没有这个能力像苏轼那样，乘小船夜晚停在陡峭的绝

① 《德拉克罗瓦论美术与美术家》，平野译，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壁之下仔细观察，所以并没有了解真相。“渔工水师”，虽然知道这个真相，却又说不出道理来，或者是说出来了也不到位，甚至说出来了也不权威（嘴小），没人采纳。因此，理论家和画家本来是一体的，不应该单枪匹马式地孤军奋战，一旦分开就意味着两者都不成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画家。一旦非要把它独立了，那就意味着什么都无法进行，谈他们有什么什么成就，就很滑稽了。再说了，理论与实践犹如领兵打仗，不仅要能运筹帷幄，而且关键还是能要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纯粹的艺术大家（大师），是没有理论与实践之分的，也只有这样的纯粹的艺术大家，才有可能在艺术理论或艺术创作的道路上长驱直入，才能撇开一切外在的、表面的、零碎的东西，直接地、整体地把握最重要的核心，从而达到艺术的真谛的王国中去，一切纯粹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企图在艺术领域有所成就或大成就，都是缘木求鱼，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家和画家，也是指在一定层面的，不一定非就是那些位置高、说话响的，也不一定非要是那些“马拉松”式的跑得早、跑得长却跑得很慢的。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有点类似于电影界的部分老导演，不是他们发展了中国电影，而是中国电影培训了他们。说白了，就是用纳税人的钱给他们做试验，事实上什么人都行，除非是白痴。因此，不能把他们算在这个层面里，随便在马路上喊个清洁工也能干，说不定比他们还干得好。所以，在艺术界，他们虽然资格老、层面高，但不尽如人意，也不能让人服帖，有时甚至是些混淆视听者，尤其是纯学术领域。当然，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些不尽如人意的，真正的一流大家，还是出在他们中间，但只可惜太

少了，并且少得可怜。

当前，绘画界有一种提倡我觉得是有见识性——“学者型画家”。倡导者据说有一个宗旨：首先必须画画得好，其次必须是这一领域的博士，再次必须在这一领域是教授，最后还必须有这一领域的专著（不是论文集，最好理论与实践各一部）。如果真正能形成这样一股流，我相信，中国画在不远的将来一定有一个小小的高潮来临。我本人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努力着。但是，我又有些担心。国人常有一种不好的习惯，一件好事，初衷本来是好的、积极的，但往往在发展的过程中便变了味，而且极容易走向违背初衷的另一面，或者说被一些“玩家”（不务正业者，但却具备学术以外的手腕）所利用、所控制（因为玩家不擅长学术，爱玩控制术），变得乌七八糟。不单现在，过去亦然。我们期望这一善举能一路走好，或许是民族的幸事。

这说的是现代中国画品评，长期以来的一些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拙作在品评中国画家及其作品时，则尽量避免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相反，还是根据历代中国传统画学品评名著中的一些见解，如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彦琮的《后画录》、李嗣真的《续画品》、黄钊的《二十四画品》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和徐上瀛的《谿山琴况》等，综合他们对待中国文学、音乐、戏剧、绘画等方面的赏鉴方式和品评办法，借鉴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不刻意地分上中下等，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风波），站在传统层面，面向 20 世纪中国画现状，并立足时代，以发展的眼光、开放性的思维、真诚的态度，拟定出一套既有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又符合时代特色的中

国画品评的新标准。在这个基础上，以 20 世纪代表性画家为个案，以研究性的思路为出发点，并对其作品的风格、类型以及成因，进行一个全面的考察、分析、论述和评价。同时，再根据具体画家和作品的精神风貌，分析这一风格面貌的源头和因缘，以及他们的脉络和相关影响。力求做到在“评”的基础上合理地“品”；在“述”的基础上，坦诚地“论”，进一步确立该画家在“史”学上的身份、价值和地位。让其不仅仅具有绘画史的性质，而且更具批评史和品评史的性质。这样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新的思维、一种新的方法，也是一种历史责任。站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把他们纷繁复杂的发展轨迹和不同层次的价值取向，进行一次有序的梳理和整理，使之趋于清明、易于类推，使之承接到中国传统品评的脉络上去。当然，说事容易做事难，要想真正做到，谈何容易。这种品评方式的探索和建立，虽然建立在 20 世纪各个方面成就的基础上而来，虽然也体现出一种现代意义，虽然也弥补了这个领域的某种不足，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时代性，同时，也可以说是中国绘画史品评方面在当代的一种发扬光大，但是要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建方面取得划时代意义，又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我仅仅是好胜之举，倒腾之士，并不敢有其他奢望。

我们知道，一种艺术门类，只要它是一门成熟的艺术，无论历史长短，也无论出生贵贱，如果不能升华到理论形态的层面，不能有自身独具一格的语言体系，并形成一整套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理论体系，那它就是一个发育不健康的艺术门类，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也势必是昙花一现的。中国绘画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着相当完备的语言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艺术门类。它不仅历史悠久，

体系庞大，人员众多；而且阐述精细，层面广泛，思想深邃，是世界各民族中所独有，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长和延续，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精神、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才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最终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当然，中国绘画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一些人认为西方的经济发达、政治地位高、生产力先进，就误以为他们的艺术也先进。因此，造成了相当一部分人崇洋媚外，失掉了自信力，甚至失掉了民族自信心，致使中国画艺术在国人面前失去了它原有的光环，并沦落到几乎没有了历史的传承。特别是中国画的品评上，基本上可以说断了脉络。试想，一种艺术门类，没有一个品评标准，一盘散沙地盲目发展，它将是是个什么样子？中国画坛之所以一个多世纪来一直乱作一团，几经波折，这其中除了有政治的原因外，自身也有责任。其中最致命的就是：没有一个相对的品评标准。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中国画的发展进程，尤其影响中国画的形象，甚至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有被同化的危险。所以，当务之急是：分析形状，找出原因，发现问题，推出标准，走向世界。

所以，拙作中我们是分几个层面来探讨的。首先是从古到今理清中国画品评的脉络，略加介绍，并不着力太大，以免重复前人而成多余。因为这方面的成果，古往今来，尤其是近现代和当代已浩如烟海。其次是关于中国画品评的九大标准和成就中国画大家的八大条件，是我多年来的一些见解和总结，是新观点。最后是 20 世纪的名家及其作品的品评，是拙作的重点。其实，除了本书所列

的这些中国画家，还有一些未能列入的，并非一无是处者。他们中间也不乏佼佼者，仅仅是有的与我列入的名家属重复，因而不在此列。如李瑞清、陶博吾、丰子恺、吕凤子，以及黄君璧、江兆申、赵望云、何海霞、崔子范，还有刘奎龄、诸乐三、王个簣、陈半丁、吴作人、叶浅予、周思聪等。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中国画坛上闪闪发光的星星，也给 20 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的存在，20 世纪的中国画将黯然失色。他们也都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列举的仅仅是少数，是代表性的画家。

这是我写拙作过程，记下来作序的。一来让大家对拙作先有个大致了解；二来顺便说明一下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以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另外，拙作最终定名为《中国画品评（现代卷）》，也是考虑再三。不仅如此，也是为了以后还可再写“当代卷”和“古代卷”。再说了，我的《中国画派品》也已写作过半，《中国画品史》也在着手进行。但是，由于自己时间紧，其他事情又多，工作也杂，很难坐长，或作或辍，耗时几十个月，因此，进度比较慢。本来写艺术类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主业”，仅仅是“余事”。我是明知这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却始终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话虽这样说，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所以，希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然，这一领域既然自己涉及了，就会坚定地走下去的。好事不在忙中取。中国画的品评，在近现代尽管“红蓼花繁，黄芦叶乱”，但我相信，在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

目 录

自 序 /1

绪 论

成就中国画大家的几个条件 /1

品评中国画的九大标准 /25

“三徐堂”画品 /53

第一章 齐白石 黄宾虹

画坛仙翁——齐白石 /64

大器晚成——黄宾虹 /84

第二章 徐悲鸿 林风眠 潘天寿 弘一法师

忧国忧艺——徐悲鸿 /98

中西合璧——林风眠 /116

花鸟宗师——潘天寿 /126

逸品大家——弘一法师 /137

第三章 李可染 傅抱石 陆俨少 石 鲁

渲染大家——李可染 /152

大气磅礴——傅抱石 /164

灵性山水——陆俨少 /175

画坛怪杰——石 鲁 /189

第四章 陈师曾 吴湖帆 溥心畲 何香凝

朽者不朽——陈师曾 /202

厚积未发——吴湖帆 /211

王孙贵裔——溥心畲 /224

政艺双馨——何香凝 /235

第五章 钱松岩 蒋兆和 李苦禅

新“文人画”——钱松岩 /248

人物巨匠——蒋兆和 /261

白石高足——李苦禅 /271

第六章 张大千 刘海粟

游戏人生——张大千 /282

泼彩先驱——刘海粟 /298

第七章 黄 胄 关山月

毛驴一绝——黄 胄 /310

岭南中坚——关山月 /322

第八章 黄秋园 朱屺瞻

人故业显——黄秋园 /332

寿星画家——朱屺瞻 /346

第九章 程十发 吴冠中 张 仃

趣味大巧——程十发 /354

笔墨为“零”——吴冠中 /365

焦墨使者——张 仃 /380

后 记 /387

绪 论

成就中国画大家的几个条件

成就一个中国画的大家，有诸多方面因素，但不外乎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大类：内在因素，诸如兴趣、天赋、勤奋等；外在因素，诸如机遇、环境、时代、社会格局等。外在因素固然重要，却不可把握，而内在因素有可把握性，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八个条件都是内在因素，也是艺术家自身必备的最基本的东西。机遇永远给有准备的人。只有八大条件俱全，再有一个良好的外在因素的配合，才能成为中国画大家。当然，外在的因素也很重要，没有外在因素的促成，即使其他条件具备了，有时也是白费。但是，外在的因素不可控制，再说了，外在因素再好，如果没有内在因素的具备，也是毫无意义。相反，内在因素再好，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具备，也可能毫无意义。“科学幻想之父”法国作家儒勒·凡尔